

# 留美MBA任河南开封副县长遭排挤

“他是从中央一个部委下来的。”开封县政府许多工作人员只知道高奕奕这个身份，却不知道他还是留美MBA、经济学博士。

高奕奕头顶着年轻人梦想的光环，可以留在美国，可以重回中央部委，也可以轻松拿到10万元的年薪。让人意外的是，他却选择了中原腹地的一个贫困县。

他为什么要下到县里？下县为什么要选择开封？在开封他要改变什么？他如何让自己不“与众不同”？2月3日，高奕奕接受了记者采访。

## 从留美MBA到开封副县长

2006年1月中下旬，在美国的高奕奕接到了任命他为开封县副县长的文件。按照美国的节奏，他立即回国赴任，在北京待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回老家，第三天晚上9点多钟便来到开封。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将他领进预备好的办公室。这间办公室在政府办公大楼的顶层，有10多平方米，没有暖气，也没有卫生间。这间房子也是卧室，他在这里度过了此后8个多月的时间。

10800公里，1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，这是中国和美国的距离。身处开封县的高奕奕知道，中国和美国的距离不止这么远。

记者：3天前和3天后，你的生活有了多大的反差？

高奕奕：我在美国过的日子好得很。大学就像天堂，闲暇时可以在学校健身房健身，去参加朋友的Party，还可以和在那里工作的妻子驾车去拉

斯维加斯休假。开封县城没有夜生活，晚上十点左右商店就关门了。没有大型超市，县政府附近也全是小商店和小饭店。在美国，我和妻子去超市买菜时习惯把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来比较。西红柿一斤2美元，就是约16元人民币，在中国挣钱到美国花肯定是不行。我在这里月工资是1000块钱，在那里打工1小时就是30美金。你说好不好？

高奕奕出生在青岛，对农村的感受并不深，小时候附近的工厂就很多。上大学时，作为学生会主席，他每年暑假都参加各种支农活动，对农村有了感受。到邮政部门工作后，高奕奕经常随领导全国四处考察，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。但是，深入思考农村问题，还是在美国。“我驾车去过美国的许多地方，发现那里没有农民，美国几乎没有城乡差别。我们把farmer翻译成‘农民’，其实应该是‘农场主’。farmer是一个让城市白领听起来都羡慕的词。一个国家不是必须有城市、有农村，农村不应该是落后的代名词”。中国要真正强大，就要缩小城乡差距。于是，他决定回国发展，而且要去农村。

记者：为什么要来开封？

高奕奕：我从来没有来过开封，《纽约时报》刊登的《从开封到纽约——辉煌如过眼烟云》那篇文章让我觉得我应该来开封。公元11世纪，开封是中国宋朝的都城，那时人口已超过了100万，而现在……

开封县是一个农业县、贫困县，这样的地方全国很多，所以更有代表性，更有来的价

值。2005年5月，高奕奕看到这篇文章后，将目光放在了开封，谢绝了一些大公司的邀请，向开封市政府申请，并通过了组织考查。得知高奕奕要去县城工作，许多朋友劝他不要太理想化，而他连父母都没有告诉，“干了大半年后，我才给父母说这件事”。

## “绝不会受个别领导的排挤而不明不白地离开”

头几个月，开封县没有给高奕奕分配工作。2006年5月，高奕奕有点坐不住了。他找县委主要领导谈话，同时表达了绝不会离开开封县的决心，“绝不会受个别领导的排挤而不明不白地离开”。不过，等也有等的好处。他利用这段时间把开封县的县志读完了，也把全县的乡镇跑了个遍，对开封县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。

按照分工，高奕奕分管发改委、商务局等与经济有关的部门，正好对口。

记者：你当副县长一年来，主要做了哪些工作？

高奕奕：过去一年，我做的日常工作很多，下大力气去推的是外派劳务。招商引资的主要工作不归我管，我也做得少。我给负责同志说，不要因为外派劳务事小就不重视、不细心，它可以直接、最快地改善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生活水平。

他一上任，就开始启动外派劳务工作。他带人到河南省外派劳务搞得好的柘川、新县取经，到本县建筑工较多的罗王乡走访，在乡村的集市上摆摊宣传，直接和有外派劳务资

格的公司联络。

8月，开封县外派劳务专业(缝纫)基地通过验收。

不过，“出国劳务这个事，没有三五年见不了大成效”。

## “我没有个人英雄主义”

在上大学的时候，高奕奕希望从政，最好是到中央部委工作。“中央部委是火车头，舞台大，更能发挥作用”。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去农村工作。

在邮政局做秘书，他知道了在中央部委工作虽然重要，但是基层执行政策更重要，“国家方方面面的政策也不少，到地方都打折扣了，地方需要更多的人才”。

高奕奕任开封县副县长一年来，材料都是自己写。“能帮忙写材料的不好找”。

记者：现在你来到了农村，你想改变什么？对自己有多大期望？

高奕奕：我没有期望很高，没有个人英雄主义，也从没有想过包打天下。我的个人力量非常有限，我有自己的分工。就算我想包打天下，下面不支持也不行。要说期望，我期望可以引更多像你这样的大学生到基层来。

如今，同事不再把高奕奕当成一个外人，“这次政府换届调查，大家的反映也不错，都接受我”，这让他很开心。但是，他很清醒地知道和本地干部的区别，平时很少和人谈起自己在北京、美国的经历，“别人不问，自己从不提起”，即便别人问，也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。聊天时，他从来没有出现过汉语夹杂英语的情况。他知



高奕奕

道，暴露这些东西，会引起基层干部的反感。

开封县有8名副县长，高奕奕排名倒数第二，前面有县长、副县长，党委方面有书记、副书记，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。

他的工作经历，让他有别于直接从学校到基层的知识分子，“进入这个圈子要有一定的政治智慧”。

记者：这是怎样的一种政治智慧？

高奕奕：我喜欢说我是有理想的，但是我尊重现实。我这个人杞人忧天，有知识分子的通病，位卑未敢忘忧国。但是太理想，不了解不尊重现实，什么事都干不成，欲速则不达。想要扎根，要保持自己的价值标准不变，品性不能变。大学生到基层也要这样，要适应，就要向当地人品好、朴实、作风好的干部靠拢，不要适应油滑的、拍马屁的、吃

吃喝喝的。高奕奕的司机说，高副县长不吸烟不喝酒，下基层时也很少在当地吃饭，有时候基层的领导都不知道他来过。“他不愿给别人添麻烦”。

## 没把挣钱当做人生目标

记者：你和妻子两地分居，毕竟不是长事，你要一直待下去吗？你觉得这样有前途吗？

高奕奕：我爱人从美国留学回来后，在北京一个非营利性国际环保组织工作，现在正动员她来开封。至于不是一直待在这里，我是党员，服从组织安排。我没有想过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当多大的官，也没把挣钱当做人生目标，不然不会来。

什么是前途？大家都追求成功、成就感，难道当大官挣大钱就是成就？一个人当乡党委书记一辈子，为这个乡做了很多事情，难道不是成就？改变别人的命运难道不是成就？

## 高奕奕简介

中共党员，1972年12月出生。1992~1996年，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学习，获工学学士学位。1998~2001年，国家邮政局机关工作，任国家邮政局局长秘书。2000年10月被选派到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学习。2002年1月~2005年12月，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习，获MBA学位，并完成经济学博士基础课程。2006年1月至今，河南省开封县副县长。据《东方今报》

# 一诺三十年，河南矿工代亡妻尽孝



谢延信的全家福，谢延信(右二)、岳母冯季花(中)、内弟彦妞(左二)、刘变英(左一)、现任妻子谢粉香(右一)

1月23日下午，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接见了谢延信，并赠送他四个大字，“大孝至爱”。

谢延信，河南焦作煤业(集团)鑫珠春公司机电科员工，1973年和谢兰娥结婚。翌年，妻子病故。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谢延信一直照顾着瘫痪的岳父、年老的岳母，以及一个痴呆的内弟。

在常年的辛苦操劳下，患有高血压的谢延信3次脑溢血。迄今，他仍照顾着前妻一家。有一句话他常说，“人要讲良心。”谢延信老了。很多人跟他打招呼，都称呼他的小名。“亮，吃了没？”“吃了吃了……”他停下脚步，头微微颤抖，说话声音也跟着抖。

## 30年前妻子临终托付

脑溢血每发作一次，谢延信就会忘掉一些事情。

现在，他居然忘记了前妻谢兰娥的样子——她也没照片留下来。“就能想起来，她干活多麻利，手比我快……”

在乡亲们的记忆中，谢兰娥中等个头，长得端庄，大大的眼睛，

见人先笑。

1973年，谢延信当时姓刘。刘延信与谢兰娥家离不到半里地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再加媒人一句话，那年4月16日，他们结婚了。

小夫妻俩，住着一间半土坯房。一下雨，屋里就漏水。小夫妻就得上房顶，用塑料布压屋脊。他压砖块，她给他递塑料布。婚后，小夫妻过着让人羡慕的恩爱生活。

1974年，谢兰娥患上了“产后风”。“产后风”学名叫产褥感染，为产妇体质虚弱，受病菌风寒侵袭，导致身体各机能失调。现在，“产后风”不算什么大病。但在30多年前，河南滑县一带很多农妇死于此病。谢兰娥在患病治疗期间，病情曾一度出现好转。1974年农历九月的一天，她又犯病了。那天晚上，刘延信握着妻子的手，看妻子牙关紧咬，双眼流泪，双腿乱蹬，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
“爹妈我管，你放心去吧！”在两次犯病间隔，兰娥曾多次跟丈夫谈道：她这回要是熬不

过去，谢家剩下的这几口人，就交给他了。刘延信答应了。

## 照料瘫痪岳父17年

当时，刘延信在朱村矿附近一家砖厂烧窑。妻子离世5年后，岳父谢召玉也失去了劳动能力。脑中风使他只能扶着一张大板凳跪着走路。刘延信开始帮岳母照顾岳父。谢召玉曾在焦作矿务局朱村矿从事井下工作。每次出井，和工友洗澡时，谢召玉就会收起别人不要的肥皂头。一年，谢家可以省几元钱的肥皂。

矿上的人都知道，谢召玉很苦。妻子多病，女儿兰娥早逝，儿子彦妞痴呆。

矿区有什么废品，谢召玉也不忘捡起来，多少能卖几分钱；在食堂吃饭，他总是低着头，想在地上捡点零钱和粮票。

谢家几口人，就谢召玉一个人吃商品粮，妻子和儿子都无劳动能力。女婿刘延信来看他们时，顺便捎带自己的粮票。“亮不太爱说话，一到老谢家就干活。”邻居赵秀荣说。刘延信见岳父扶着板凳太重，就去找岳父的老朋友姜修身做张轻的。姜修身嘴上应承了，但并未动手做，他不知道谢召玉是否还能使用板凳了。“医生说老谢熬不过一个月。”可是刘延信照顾得很好。他在病房里打了一个月地铺，一夜合不了几回眼。

瘫痪的人卧床，必须不停翻身并清洁，否则极易患上褥疮。但卧床17年，谢召玉从没患过褥疮。

“亮硬是帮老谢拉回一条命。我一看，这板凳非做不可了。”姜修身说。

## 一件衬衣穿10年

1983年7月，为了支撑起

岳父家的经济重担，刘延信改姓谢，顶了岳父在煤矿的班。

刘家在当地是大户。刘延信就有仁哥俩姐，而刘延信父亲那辈的兄弟姐妹，超过20人。他改姓，本家不少人觉得丢脸。“我咋办？总不能看着谢家一家几口饿死吧。”此时，他已丧偶9年，虚岁三十。

那个晚上，家族会议从8点开到12点，除了这句话，刘延信没有再说别的。14个男性家族成员最后一致同意他改姓。

1983年，谢延信刚下井时，月工资60元。为了多挣些钱，每次从井下上来，他都会扛些废弃的夹板。这样，他一个月还可多拿20元。不过钱还是不够用。

4元钱的塑料凉鞋，他穿了6年。一件白衬衣，他穿了10年。为了省下菜钱，谢延信在招待所门前开了一块2分地的菜园。在门口的菜园里，谢延信最喜欢种油菜，“从冒芽就可以吃菜，一直吃到开花结果。”家里用的煤，大多是在矿区捡的零散煤块。

1997年，焦作市举办“家庭美德”演讲，9名宣讲团成员，就他一个男的。当时已过国庆节，他还穿着一双凉鞋。

## 常会跑丢的痴呆内弟

2004年前，谢延信和岳父一家都住在朱村矿上的小招待所。谢延信一人除了要负担家中的经济开销，还要和岳母轮番照顾岳父。

岳母冯季花生性要强，眼见过得不如人，心中总藏有一团火。有时候，为了一盆洗脚水的凉暖，她也会发火数落女婿的不是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谢延信只是笑笑，然后他们远一点。

“兰娥的嘱咐忘不了呀。”他对长一辈的友友说。

岳父很喜欢武侠小说，却不能看只能听。谢延信就借来小说给他念。

“我其实一点儿也不想看武侠小说。”谢延信说，“我初中毕业全荒废了，看小说可费劲了。”谢召玉常常白天睡觉，晚上听女婿念书。谢延信白天上班，晚上念书，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自觉地睡着了。

谢延信一天要有12个小时耗在矿上。长期的有劳无逸，摧垮了谢延信的身体。1990年，开始吃醋泡花生，以降低自己的血压。

2003年，因为脑溢血，谢延信三次住院抢救。岳父谢召玉1996年去世。去世时，他是焦作矿务局医院接治的唯一没异味的长期瘫痪者。

谢延信的内弟彦妞也常会给他招来麻烦。彦妞吃饭得喂，大小便得照顾。一不小心，他会把热汤喝得顺脖子流，也会当众蹲下，手抓粪便到处抹。谢延信在菜园里，用石头砌了一个厕所，专供内弟使用。

内弟吓着谁家小孩了，谢延信还得登门向人家道歉。他收集了不少包装用的塑料带，趁空闲编织成篮子，送给邻居们，作为日常打扰的补偿。彦妞常跑丢，于是，邻居们都出动，在矿区内外，到处喊着他的名字。那时，谢延信总会急得半死。

## 亲女儿管谢延信叫叔

刘变英是谢延信与谢兰娥所生的女儿。母亲患“产后风”的日子，刘变英靠借奶度日。母亲离世，父亲又去照顾谢家后，一个亲戚牵来了一头母山羊，以中药催奶，喂活了刘变英。

10岁前，刘变英在伯伯家，活得像小学作文中的话，“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”。16岁前，父亲没有给她买

过任何新衣服。16岁那年，她第一次向父亲要来了5元钱，在半坡店乡的街上，买了一盒2元的胭脂，被狠狠训了一通。

“结婚前，我经常想，要是我父亲能跟别人一样，经常给我买穿的，吃的，该多好呀。”曾经有段时间，她甚至有点怨恨白天上班，晚上念书，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自觉地睡着了。谢延信在菜园里，用石头砌了一个厕所，专供内弟使用。

幸好，当时定亲的对象王永强没有嫌弃她。1995年初，他们结婚了。

出嫁前一天的下午，没有给她添置任何嫁妆的父亲，送她一本《上海毛衣编织法》。

书页里附有一段父亲练书法的作品。上面写着“有苦方有甜，甜与苦相连；甘愿吃苦，方能长久甜。”

2006年8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谢延信的事迹后，采访他的记者越来越多。

2007年1月23日下午，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接见了谢延信。

“你的名字，早就在我的心中，应该向你好好学习。”徐光春说。

谢延信还是稍微抖动着头。“我应该做的，我应该做的……”将近半个小时的会面，他没有再说其他的话。

这是他第二次到郑州。第一次是在2004年，他到郑州领一个家庭美德的奖。

见省委副书记前，单位领导花390元，给他买了一件棉夹克，一条黑西裤，一双黑皮鞋。其价格，创了他的消费纪录。

“这贵衣裳穿着，感觉还真不一样。”他遵照摄影记者的要求，整了整夹克的下摆，点着头笑。据《新京报》